

中外名人傳

(四十三)

中外名人傳
編輯委員會編撰
王治平主編

敬請指教，歡迎投稿。（稿約見一四六頁）

謝公仁（一九一五—一九九一）

國民大會代表

青海省立中山醫院院長

西北長官公署少將參議

澎湖青年救國團主任委員

澎湖公仁醫院院長

澎湖行醫三十餘年

謝公仁，制憲國大代表、青海省立中山醫院院長、西北長官公署少將參議、澎湖青年救國團主任委員、澎湖公仁醫院院長，在澎湖行醫卅餘年，是地方公認的老好人。

謝公仁字宗墉，生於一九一五年農曆七月廿六日，四川華陽人，與總統資政張群是小同鄉，卻在北平故都長大，這是因其父服公職的關係，隨父母居北平。他的父親謝剛克畢生從公，曾任國家商標局局長和航務局長。其實他的祖輩世代在華陽經營自流井鹽

業，是華陽富戶，也是望族。到了他的父親輩，一門五傑，都在外做官，沒有人經營鹽業了。他的大伯父謝剛國，曾任甘肅省政務廳長兼秘書長，他習醫後到大西北服務，就是大伯父援引之故。他的三叔謝剛哲習海軍紀壯當年只是他麾下的一名尉官。他的四叔謝剛德，曾任川陝邊防公署參謀長，是位陸軍將領，五叔謝剛傑為第一屆民選立法委員，後來病逝台北。

謝公仁自幼聰慧，讀書過目不忘，在故都北平完成中小學教育後，即赴日留學，研究醫學。留日期間日本掀起侵華戰爭，謝公仁義憤填膺，毅然輟學回國，轉入上海同德醫學院完成醫學課程。他在留日期間，看不慣日本人挑戰，把日本人打得抱頭鼠竄，為中國人爭了口氣。

在大西北擔任軍醫

蘭州大戰後，剿共軍事逆轉，謝公仁經成都輾轉到達香港。一九五四年，中央政府在台召開國民大會，謝公仁具有國代身分，應召來台，出席國民大會。一九五八年他毅

(三十四) 傳人名外中

一九四三年，正值抗日戰爭最艱苦的階段，謝公仁在上海同德醫學院完成學業，矢志報國，獨自跋涉到大西北，在大伯父甘肅省政務廳長兼秘書長的引介下，進入青海省立中山醫院任駐院醫師，後來升為省衛生科科長及副處長，一九四五年抗戰勝利後升任中山醫院院長。一九四六年行憲，返回華陽競選，當選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一九四九年，中共調集大軍圍攻蘭州，謝公仁因軍事需要應聘到蘭州，以中山醫院院長身分兼西北長官公署少將參議，主持軍中醫療，曾冒槍林彈雨搶救傷患，博得軍中救星的美名。在蘭州作戰時，有一次喝醉了，由八位縣長好友輪流把他抬了回去，可見他人緣之佳。

澎湖好人好事代表

然遠離繁華的台北，以博仁濟眾的襟懷，投身荒涼的澎湖列島，懸壺濟世，為窮苦的漁民服務，從此再沒有離開澎湖，行醫卅餘年，以七十七歲高齡，於一九九一年元月十八日病逝澎湖，當了卅四年的澎湖縣民。

謝公仁在澎湖，除行醫外，熱心公益，為澎湖國際獅子會創會會員，當選第三屆會長，並以國大代表的身份兼任澎湖青年救國團澎湖團委會主任委員二十多年。中外雜誌創辦人、國民大會主席團主席王成聖教授，多次與任覺五代表等到澎湖訪問，均承謝公仁主任熱忱接待，歡聚多次。一九九〇年春，響應國會改制，自動自國大代表職位上退休。

新聞界前輩聯合報系的經濟日報發行人閻奉璋和謝公仁是北平育英小學和崇實中學的同班同學，兩人交誼莫逆。謝公仁辭世後，閻奉璋由台北親來澎湖，送老友最後一程。其他如西北名將馬呈祥將軍、馬繼援將軍及資深立委趙佩、丑輝英、增額立委陳癸森及澎湖防衛司令官、縣長呂安德等都自動前來送葬。澎湖新聞界也視他為老友，好像他仍活在朋友的心目中。

在澎湖，提起謝公仁，不論是大官、漁民、公教人員，無不與他相識，而且還是好朋友。謝公仁雖是名醫，卻煙酒不離口，直到病逝前兩個月才勉強戒了煙酒，也有人說早知他躲不過死劫，不如瀟灑的煙酒一生，他在一九九一年元旦與當地記者在電話拜年

時還說很想喝一杯，只是開刀兩次的腸癌還有點隱約在痛，可見他一貫開朗的性情了。因此友好均讚佩他真是濟世活人無數的謙謙君子。

輕財仗義好交朋友

謝公仁廣受民眾尊敬，澎湖民眾都叫他「公仁伯」。他向來有視病猶親濟世活人的心腸，五十年代他與海軍醫院合作十年，由他提供醫療設備，運用國防醫學院畢業的醫務專才，挽救了不少澎湖人的生命，照說病人那麼多，生意那麼好應該賺錢才對，但那一段合作期間，謝公仁還拖了一屁股債，差一點連呂安德縣長的房租都付不出，一直到他長公子謝祖錚醫師接棒，才慢慢把公仁醫院振興起來。他的三個兒子老二是藝術家、老四是國際貿易商，在他病危時才從香港趕回，有兩位孫子在加拿大讀書，他的太太鄒綺珍是出生姑蘇的嶺南閨秀，雖已古稀之年，看來如五十許人，中央大學美術系畢業的她，是位名畫家。

謝公仁在澎湖能成為大眾的朋友與他喜歡交友和輕財仗義有關，孫運璿當行政院長來澎時，就提到他在青海西寧當發電廠長時，就曾在謝家吃過飯。故總統蔣經國在擔任青年救國團主任時，聘請其擔任澎湖救國團

表揚。

最為人稱道的他不爭名爭利，在重慶、香港都有很多新聞界朋友，如閻奉璋、黃超軍、易文、作家雷嘯岑都是好友，尤其和閻奉璋自幼同學，又在西北在台灣相逢，非常難得。晚年，他率真有如年輕人，為人豪爽但很多地方也很固執。好在生前他已完成訪問美國、加拿大，並到大陸探親，了卻心願

，走得倒也了無牽掛。（王培堯撰）

蒙哥馬利（一八八七—一九七六）

英國陸軍元帥

大西洋盟軍副統帥兼
盟軍西歐地區統帥

父母影響性格矛盾

蒙哥馬利（Benard L. Montgomery）英國

陸軍元帥，曾在北非扭轉戰局，擊敗德國名將隆美爾。二次大戰後，擔任德境英國佔領軍總司令、大西洋盟軍副統帥兼盟軍西歐地區統帥。

蒙哥馬利於一八八七年生於倫敦，為英國貴族，其祖父羅貝特爵士（Sir Robert Montgomery）是英軍殖民印度時開疆拓土的英雄，外祖父則是忠厚的長者。所以他的父母在性格上如同水火，其父是個聖者之風的主教，母親則是位意志堅強，言出必行的人物。蒙哥馬利受母親的強烈影響，在心理上具有

反叛及服從的矛盾趨勢。不過，他的童年生活都是自由自在的，但後來進入聖保羅學校和桑德赫斯特（Sandhurst）軍校卻受到嚴格的紀律約束。一九〇八年他自軍校畢業，進入皇家渥爾維克夏（Royal Warwickshire Regiment）軍團任基層軍官時，性格即已定型。

在一次大戰中成長

一九一四年，蒙哥馬利隨軍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但在整個戰爭中，他對戰爭的貢獻不如戰爭對他的貢獻。同年十月他首次參加伊普爾斯會戰（First Battle of Ypres），戰後以排長身分獲授服務優異勳章。此一戰役使他首次負傷，傷癒後調為參謀，直到一次大戰結束。廿多歲時升為第一線的營長，而這時，他後來的對手隆美爾已在卡布里托戰役中建立奇功。

以後廿年成了他的學習期間，蒙哥馬利專心研究戰爭的科學和實踐，簡直像一個苦修的和尚，不容許愉快婚姻生活妨礙其終身目的。無論他到那裡，他都成為大家所注意的目標，因為他是一個孤獨者，不重視社交生活，但卻有傑出的表現。他在參謀學院是一位令人難忘的好教官，也是一位傑出的旅長和成功的軍區司令。他的長官魏菲爾在一九三九年春天，當第三師的師長出缺時，以南部軍區司令的身分，在選拔會議中選擇蒙哥馬利接任師長。當時其他陸軍高級將領都有如釋重負之感。

艾拉敏會戰成名將

不久，第三師被派往法國，編入亞倫布羅克（Alanbrooke）軍團，一九四〇年蒙哥馬利在一次閃擊戰中表現優異。他能在混亂中保持冷靜，而且精力充沛，有決斷、有遠見，深獲布羅克賞識。敦克爾克大撤退後，第三師獲得重新裝備，調駐英國南部，負責整個英國南部地區的防務。蒙哥馬利擔任這個地區指揮官，他能說服部隊面對自己的戰鬥任務，並對自己深具信心，首次展露了他

的大將之才。一九四二年八月，他本來已奉令率部參加「火炬作戰」，但不到廿四小時又奉令飛往埃及首都開羅，接任沙漠兵團第八軍團司令，在此一職位上他打贏了艾拉敏（Alemain）會戰，使他聲譽躍居頂峰，成了英軍最傑出的將領。

第八軍團司令原已發表葛特（Gen. Gott）接任，因其座機遭德國戰鬥機攻擊殞命，蒙哥馬利才有機會接手。葛特是沙漠作戰的老手，如果他不死，蒙哥馬利根本沒有機會不返的退卻。蒙哥馬利從擊沉船隻報告和秘密情報來源中，知道隆美爾對於補給深感缺乏，尤其是燃料。的確號稱極端（Ultra）的情報組織截獲和譯出德國最高統帥部的無線電報，使蒙哥馬利對敵人的計畫和問題瞭如指掌。

此時，美國運輸船團把大量的物質輸向尼羅河三角洲。使用高爆性砲彈的薛曼戰車終於可對付德國的八八砲，六磅的戰防砲，使二十五磅砲可用來擔負其正常的野戰任務，同時又有了新的生力軍、大量的補給，和蒙哥馬利親手挑選的新優秀指揮官，如亞歷山大（中東總司令）替他做擋箭牌，許多英

第八軍團是一支雜牌部隊，包括澳洲人、紐西蘭人、南非人、印度人和英國人，蒙哥馬利把嶄新的目標意識和必勝的信心灌輸給他們。這是將道成就，無異於先勝而後求戰，從艾拉敏到突尼斯，他的人格魔力始終不衰，他的意志控制始終不曾鬆懈。他的行為近似粗鄙，他的個人崇拜作風令人感到肉麻，但當第八軍團與第一軍團在突尼西亞會師時，他的部隊充滿了征服者的精神，而且也確是一路打勝仗。

阿蘭哈法（Alan Haila）之役，實際上為

第二次艾拉敏會戰，隆美爾向開羅和尼羅河三角洲的最後衝刺在此受阻。蒙哥馬利慎重的準備和練習，保證所有人員都了解任務：砲兵和空軍的協調，冷靜拒絕不利的追擊；眼光不斷的注視在戰場上。蒙哥馬利在阿蘭哈法對第八軍團的最大貢獻，就是他使一切的工作都變得很容易。

以「捷足」（Lightfoot）為代字的作戰，可稱為第三次艾拉敏會戰，戰鬥中，英軍毀掉了仍具威脅的德國裝甲軍團，使其一去不返的退卻。蒙哥馬利從擊沉船隻報告和秘密情報來源中，知道隆美爾對於補給深感缺乏，尤其是燃料。的確號稱極端（Ultra）的情報組織截獲和譯出德國最高統帥部的無線電報，使蒙哥馬利對敵人的計畫和問題瞭如指掌。

此時，美國運輸船團把大量的物質輸向尼羅河三角洲。使用高爆性砲彈的薛曼戰車終於可對付德國的八八砲，六磅的戰防砲，使二十五磅砲可用來擔負其正常的野戰任務，同時又有了新的生力軍、大量的補給，和蒙哥馬利親手挑選的新優秀指揮官，如亞歷山大（中東總司令）替他做擋箭牌，許多英

中國將軍在沙漠中作戰時，都具有高度的成功機會，順利完成「戰斧」、「十字軍」、加查拉等作戰任務，於是蒙哥馬利是拿破崙所寧願選擇的福將（lucky general），同時，他也的確知如何利用其好運。

艾拉敏大戰是非贏不可的大會戰，其實，在上述條件下根本沒有輸的可能。隆美爾被迫處於被動的地位。蒙哥馬利與魏非爾、奧欽列克不一樣，他敢於不聽首相的命令，一定要使戰鬥完全照他自己的想法進行，所以他也經常是戰場上的主人翁。那些崇拜隆美爾和巴頓的人覺得蒙哥馬利的小心翼翼，應該感謝他，因為他從不讓他們打一種臨時拼湊的作戰。

他最擅長的本領，就是像指揮交響樂團般的指揮一種有板有眼的大會戰。首先是在埃及，以及在大君主作戰中，最後是西北歐，他都能發揮所長。但是從艾拉敏的突破起，到他掃蕩義大利為止，其一切的表現幾乎都是非常的平庸。值得一提的只有在米地寧（Medenine）的一次無缺點行動，在馬里特（Mareth）卓越的左鈎擊和夜間追擊。此外，在同盟聯合計畫作為情況的巨大流動和混亂中，只有蒙哥馬利一人對西西里侵入戰進行分析和要求正確的計畫。

諾曼第助巴頓攻擊

一九四四年，盟軍登陸諾曼第，本來，

指揮登陸部屬應是非他莫屬，最後由艾森豪捷足先得，實因他在北非及西西里作戰時，對巴頓及布萊德雷倨傲的指摘。

在諾曼第攻擊開始後，他要求正面兵力必須擴大，經艾森豪批准後，他有了足夠的突擊兵力，上岸後才不致手忙腳亂。空軍的阻絕行動，減弱了德軍裝甲師的威力，他則運用戰術把德軍主力釘死在東面，而讓美軍在西面突出猛進，行動快速的巴頓固是指揮有方，而蒙哥馬利亦功不可沒。

艾森豪對於蒙哥馬利的諾曼第戰略根本缺乏理解，幸有老長官布羅克暗中迴護，否則英軍在岡城停頓，邱吉爾一定大為光火。許多人都相信蒙哥馬利企圖率英軍正面突破，結果卻失敗了，只好坐視美軍奪標。他表示面上的失敗不僅引起公開的批評，而且在聯軍總部也造成私人中傷。幸虧布羅克不為流言所動，而始終在幕後替蒙哥馬利辯護。蒙哥馬利的確很尊敬艾森豪的為人，但對他的將道卻予以低估。蒙哥馬利發言時，他都感覺到那是毋需解釋，而且也從不考慮其上級是否了解。

有關單刀直入和廣正面的爭論是永遠不會有結束，但問題卻是非常簡單。即令艾森豪準備從美軍方面移轉大量的補給以支持英軍為主力的攻擊；即令在塞納河與北德之間的一切水道都可以超越；即令須爾德運河可以迅速的開通；即令蒙哥馬利能夠給此種攻擊以應有的衝力；但誠如艾森豪坦白告訴他

的話：「美國人民不能同意。」也就是羅斯福不同意，假使羅斯福不同意，則邱吉爾又何敢同意。儘管在戰場上他非常機警，但蒙哥馬利對於政治因素卻是一竅不通。甚至於到戰後，他始終都不了解艾森豪的判斷是正確無誤。他說在一九四四年底，艾森豪幾乎是想撤換他，這正表示他太不識好歹。此種人事悲劇對於英美合作是一種無可計量的打擊；但責任卻應由蒙哥馬利負起。

英國最完美的戰將

儘管蒙哥馬利在性格上有許多缺點，但卻是近代英國最完美的戰將。

第二次大戰後，盟軍佔領德國，蒙哥馬利是英國佔領軍的指揮官，一九四八年，北大西洋公約簽定，成立歐洲盟軍總指揮部，蒙哥馬利被任命為副統帥兼西歐地區盟軍司令，一九五一年專任駐盟軍副統帥，一九五八年退休返英，一九七六年病逝倫敦。（龔祖遂撰）

呂景和（一八八一—一九六〇）

大畫家

一九八六年六月，天津市文史館館長陸辛農在《天津文史叢刊》第十期發表了一篇大作「天津書畫家小記」提到了呂景和的名字並附了簡介。

呂景和是我的先祖父，在早年，沒有書

畫家這種稱謂，我以為還是以民間畫人稱呼，符合實際，我祖父在世的時候，是不許提他個人的業績，家人雖然看到室內懸有巴拿馬賽會的獎狀，也無法過問，隨著時間的推移，漸漸地對事務有所認識和理解，從先祖父和家中前輩口述，才知道一些情況，陸辛農所以提到呂景和這個名字，是因為他本人就是原直隸省展品參加巴拿馬賽會的籌辦負責人。

呂景和一名景龢，字繼修，齋名自省山房，原籍現已劃歸天津市的靜海縣人，幼年家貧，隨寡母逃荒到天津求生，入天津慈善單位廣仁堂寄居，呂景和幼年就心靈手巧，領悟能力強，喜玩各種工藝品愛中國畫，母親送他到天津東馬路襪子胡同墨稼齋學佛像泥塑手藝，當年，天津天后宮的「四大金剛」塑成慶典，他去了，發現一位金剛下身沒畫紅彩補，墨稼齋的師夫驚為奇才，得以重賞。呂景和及至年長，經親友介紹授師津門名畫家張和庵、黃逸儒，授他花鳥、博古、人物、山水等使他有機會遍觀前人書畫藝術，技藝突飛猛進。後憑藉自己的本領，與河北省雄縣一位老秀才呂克昌合作，在天津北馬路北海樓內開設一間廣文齋鏡子舖，一方面為糊口為滿足各方人士婚嫁喜慶裝飾需要，一方面把全部精力投入繼續鑽研古今中外畫藝，由於他有手工藝技巧和深厚的中國畫紮實的功底，首創通草堆花畫，通草本屬

，但不及宣紙尺寸大，這種薄片表面一層絨毛，色白，無蟲蛀，能染色，設計者先在薄片創意著色，最難的是按設計意圖圖形剪貼，由於薄片脆，一不小心一隻蝴蝶膀子順著通草紋路折斷，前功盡棄，一幅作品，動輒需數月及至一年，又因所剪圖形貼在裱好的軟綵上，不能貼錯或污染一點，這都增加了作品制作的難度。

民國四年（一九一五年）北洋政府農商部將全國範圍徵集出國展品和民間商號參展

作品交巴拿馬賽會事務局主辦，直隸省則由嚴智怡、陸辛農二位具體操辦，先祖父呂景

和的通草堆花畫和中國畫被選中，與天津魏元泰的風箏（即風箏魏）一起送到美國舊金山舉辦巴拿馬太平洋地區萬國博覽會（簡稱巴拿馬賽會）。經過評選，呂景和參展的通

草堆花畫，兩幅獲金牌獎，七幅獲銀牌獎，兩幅山水畫獲銅牌獎，為國家、地方省市贏得了聲譽，但至今仍是鮮為人知。

呂景和的中國畫，也是具有強烈的藝術

朱可夫（一八九六—一九七四）

皮貨學徒徵兵入伍

朱可夫（Georgii Konstantinovich Zhukov）

蘇聯紅軍元帥，二次大戰期間指揮俄軍擊潰德軍的英雄，蘇聯裝甲兵部隊的創始人及最高指揮官。

朱可夫於一八九六年十一月生於斯提可夫卡（Strelkovka）村，為赤貧的農人家庭，自幼勞動，養成吃苦耐勞的習慣。在家鄉鄰近的學校勉強上了三年學，通過生平第一次考試。十歲時，隻身前往莫斯科，到叔父皮利金（Pilkin）經營的工程中做皮貨業學徒。但經常受到毆打和虐待，朱可夫逆來順受，一方面學手藝，一面自修求學，進入莫斯科的一所夜校攻讀。十六歲時，他不但學藝

個出身貧苦的孩子，有此榮譽，也算是他晚年一點精神上的安慰，是他數十年拼搏做夢都想不到的事。

他雖高興，但視力、體力已經衰退，所幸，在他身邊的一個外曾孫殷龍，具畫藝天才，也肯下苦功學藝，呂景和為他打下堅實的畫藝基礎，把自己的長期積累藝術經驗完全傳授給殷龍。

殷龍又拜王雪濤為師，藝事大進，目前

殷龍已是天津市、海內外知名的中年書畫家。（呂銘撰）

中出師，而且自立門戶，當上皮貨業的小老闆，準備和房東的女兒瑪麗亞結婚，但兵役徵集令粉碎了他的夢想。

一九一五年八月七日，朱可夫進入預備騎兵團，開始軍旅生涯，經過訓練後，於一九一六年春編入精銳的第十騎兵師。不久，

朱可夫被選拔受士官訓練。於八月結訓，返回第十師，參加西南戰線的對德作戰，十月間為地雷所傷，入院治療。此時，他獲得兩枚聖喬治十字勳章 (St. George Cross)，一枚因他俘獲一名德軍軍官，一枚因其作戰負傷。

參加內戰當指揮員

一九一七年，俄國大革命，共產黨奪得政權，帝俄陸軍解體，接著是赤俄、白俄內戰，朱可夫的部隊由赤俄掌握，為推行軍中民主化，士兵朱可夫被推為連隊「軍人委員會」主席。不久，部隊復員，朱可夫回到老家，以狩獵為生。一九一八年二月感染腸炎，住院治療，病癒重新入伍，投效紅軍，編入莫斯科第一騎兵師，隨軍參加內戰。一九一九年三月朱可夫加入共產黨，在史達林格勒（原名沙皇城）的激戰中負傷，傷癒，進入指揮員班受訓，結業後任基層帶兵官，但在一九四二年以前，蘇聯紅軍中沒有官階。

內戰結束後，朱可夫升為第卅八騎兵團連長，可是戰後紅軍縮編為五十萬人，朱可夫仍留軍中，照理升遷機會微乎其微。但他有長

官提攜，一九二三年三月調升第四十騎兵團副團長，四月升任第卅九騎兵團長，適值紅軍推行正統化的軍事制度，朱可夫必須努力學習，否則即被淘汰。

大整肅中幸保頭臚

一九二四至二五年之間，他進入列寧格勒的高級騎兵指揮班，同班受訓者有羅柯索夫斯基 (Rokosovski)、巴格朗揚 (Bagramyan) 和顏里門柯 (Yeremenko) 等人，他們以後都升到元帥的地位。一九二九年朱可夫又到莫斯科進入高級指揮班，由於俄德兩國間達成秘密軍事合作，於是德國陸軍中的菁英到蘇聯任教。在此階段好學不倦，博覽群書。一九三〇年春季朱可夫回部隊擔任第二騎兵旅的旅長，但不久又調任助理騎兵總監 (assistant cavalry inspector)，在史達林親信布登尼將軍 (Budenny) 之下工作。

一九三三年朱可夫升任第四騎兵師長，為蘇聯精銳的打擊部隊，隸屬布登尼的第一騎兵軍團。這個師中有新成立的「機械化團」，他不斷的學習這種新機動兵力的訓練、管理和運用。這個團就是俄軍後來的「戰車團」。四天之後發動攻擊，朱可夫於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日發動計畫中的包圍攻勢。他把卡車上的消音器和排氣管都拆卸下來。此外，也利用對日軍後方的轟炸來掩蔽夜間行動。

四天之後發動攻擊，朱可夫於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日發動計畫中的包圍攻勢。他把兵力分為北、中、南三個集團。以三天的時間來完成雙層包圍，所使用的兵力有戰車、地面攻擊機、摩托化步兵、炮兵，一個傘兵旅，他第一次把傘兵當作地面步兵使用，結果蘇軍大獲全勝，日軍被殲滅者約達五萬人之多。

外蒙大勝日軍之後，朱可夫調任戰略要地基輔 (Kiev) 的特種軍區司令，並於一九四〇年升任上將。在基輔軍區司令任內，他

大清算結束，朱可夫又升任白俄羅斯軍區的副司令。轄下有三個騎兵師和四個獨立戰車旅。

外蒙抗日一戰成名

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在此之前，朱可夫被火速召至莫斯科

，幾個小時後被派往外蒙，對付來犯的日軍。

日軍共有兩個完整的步兵師團，外加重砲兵和航空單位支援，但朱可夫卻從後方調集援軍，越過長達四〇〇哩的泥土路，建立適當的後勤基地。準備發動強力攻勢，但表面上卻故意作守勢部署，甚至於把有關防禦戰術的小冊散發給前線部隊。為了掩蔽其戰車的噪音（包括尚在試驗中的T-34在內），他把卡車上的消音器和排氣管都拆卸下來。此外，也利用對日軍後方的轟炸來掩蔽夜間行動。

除軍事專長外，表現出傑出的行政能力和政治長才，容許共黨政委對指揮官的決定有否決權。

二戰期間成救火員

一九四一年六月廿二日，德軍對蘇聯發動奇襲，展開有史以來最大的陸上戰役。此時朱可夫已在一九四一年一月被史達林提升為參謀總長。他深知加強戰備的必要，但無法說服史達林採取必要的措施。在短短的五週內，紅軍在邊界戰鬥中遭受慘重的挫敗。

六月二十三日朱可夫被調往西南方面軍（South-western Front）指揮官，由於和史達林發生激烈衝突，他被解除參謀總長職務。朱可夫建議撤出基輔城以避免一次軍事災難，此種直言不諱使史達林大怒，立即將其撤職。雖然他未能使基輔的五十萬蘇軍逃出陷阱，但他對德軍將深入蘇軍後方採取包圍行動，確有先見之明。

他雖然不能使基輔的蘇軍倖免於難，卻成功地使列寧格勒逃過一劫。九月朱可夫被史達林派往北方接替佛羅希洛夫，由於後者無能，已使列寧格勒危在旦夕。朱可夫到達後，立即嚴申紀律，貫徹控制，把前任複雜計畫都束之高閣，要求不斷的反攻，並把一切能用的兵力都集中在重要的南區和西南區。他命令在普爾柯夫（Pulkovo）地區中的第四十二軍團固守最後防禦陣地，所有的高地都迅速設防。

爲了應付德軍侵入，他把全城分爲若干防區，分別部署反戰車和反空降的防禦設施，使全城變成一個巨型的都市要塞。德軍的裝甲兵力雖透入主要防禦體系內，但猛烈的反攻能阻止其繼續前進。到了一九四一年九月十八日，德國陸軍參謀總長哈爾德上將遂認爲對列寧格勒的包圍圈已無法再縮小，於是希特勒決定不再猛攻該城，而僅只加以圍困。至此，朱可夫解除了一次最嚴重的危機。他不僅組織了有效的防禦，更重建了已崩潰的士氣和紀律。

策畫反攻大勝德軍

由列寧格勒撤出的德軍攻城部隊，重組後攻向莫斯科，展開另一波的大型作戰。朱可夫被調回莫斯科，史達林令其接管兩線，十月初，德軍在懷茲馬（Vyzhma）和布里安斯克（Bryansk）的大包圍圈已經再度圍殲蘇軍五十萬人。當時的西線指揮官柯涅夫（Koniev）把這次慘敗歸因於德軍的優勢、較大的機動性及奇襲的效果。但朱可夫不以爲然，他認爲還有足夠的時間、人員和機器。十月初時，蘇軍在這一線上部署著六十萬人和大量的戰車，到了十月底時，朱可夫卻只能用九萬人和少數殘餘的裝甲兵力，以此來勉強組成一道防線。史達林和蘇聯大本營派可夫接任西部方面軍指揮官，要他不惜任何成本來擋住德軍。所付出的成本的確高得可怕，但總算是保住了蘇聯的首都。莫斯科

防禦戰，一直打到十二月六日才結束，德軍始終未能突破朱可夫的正面防線。

一九四二年一月，史達林要求蘇軍全面集中西部戰線，打一場決定性的決戰，但史達林不聽，作爲西線總司令的朱可夫，只能以自己能動用的部隊打有限戰爭，結果可想而知。一九四二年夏，蘇軍全面潰敗，到史達林格勒及高加索油田的路全部堵死。一九四二年八月二十七日，史達林又把朱可夫從西部方面軍召回莫斯科，告訴他南線情況已緊急萬分，準備升他爲最高副統帥，要他去挽救危局。於是朱可夫搖身一變，從搶救危險地區的救火隊員，變成蘇聯軍事機器的總工程師。爲了迫切需要改進野戰軍作戰效率，史達林也被說服重建單一的指揮體系。幾個小時之內，朱可夫即動身前往史達林格勒，該城已受德軍包圍，而其裝甲兵力已經達到伏爾加河岸，把蘇軍切成兩段。他視察後著重了解局部指揮官是否能知己知彼。接著他就開始在史達林格勒的北面和西北面準備發動攻擊，以減輕史達林格勒北區守軍所受的壓力。接著他部署了三階段的反攻作戰計畫，第一階段是建立兩道包圍圈，第二階段爲消滅被圍困的德軍，並阻止其突圍。第三階段，蘇軍在頓河（Don）兩岸發動攻擊，以達到史達林格勒地區敵軍作戰後方爲目的。整個反攻將席捲長達二五〇哩的正面，其

中 鉗形運動的半徑約為六十哩。一九四三年一月初，德軍封鎖終告解除。

一九四三年夏，朱可夫以元帥身分策畫德蘇戰爭中最大的會戰——庫斯克會議，在史達林命令之下，朱可夫將負責協調中央，布里安斯克，和西線三個方面的作戰，而法希里夫斯基則負責弗洛奈士方面軍的作戰。五月初，朱可夫前往北高加索方面軍（North Caucasus Front）作短期視察後返回莫斯科時，蘇聯的情報單位也證實德軍已在突出部側面上開始行動，這又顯示朱可夫的研判完全正確。由於不願發動先制打擊，蘇軍忍耐等待，直到七月四日下午，德軍才終於發動「衛城」（Citadel）作戰。

激戰五天之後，德軍在北面對蘇軍中央方面軍的攻擊終告停頓，未能突破蘇軍的堅強防線。七月十一日，在普羅科羅夫卡（Prokhorovka）展開戰車大戰，德軍第四裝甲軍團構成突破威脅。朱可夫和法希里夫斯基分別從柯涅夫的大草原方面軍（Steppe Front）中抽調羅特米斯脫夫（Rotmistrov）的第五戰車軍團和查多夫（Zhadov）的第五近衛步兵軍團，前往支援。到七月十二日夜幕低垂時，德軍被迫撤退，戰場上所留下的為三百輛戰車殘骸和萬餘人的屍體。德軍在南面突破蘇軍防線的希望已化為泡影。七月十六日，德軍開始向貝爾哥羅撤退。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日紅軍光復基輔城。

一九四四年六月廿三日俄軍發動對德國

中央集團軍的大攻勢，六月二十九日，在朱可夫全面指揮之下，羅柯索夫斯基的第一白俄羅斯方面軍（1st Belorussian Front）攻下了波布魯斯克（Bobruisk），包圍了兩個裝甲軍，並沿著一二〇哩寬的正面進入德軍陣地達七〇哩的深度。七月下半月，蘇軍成功的殲滅了德國中央集團軍，解放白俄羅斯和西烏克蘭，此役使朱可夫獲得第二顆「蘇聯英雄」金星勳章。一九四四年十月，蘇軍展開進攻柏林的作戰，策畫了三個多月，於一九四五年四月十六日發動攻勢，十七日朱可夫調動柯涅夫率領的裝甲兵團向柏林進發，不顧一切的衝向柏林，柯涅夫的攻勢則在提爾陶（Teltow）運河上受阻。四月二十三日，史達林作下最後裁決，把柏林交在朱可夫的手中：史命令在柏林城內畫一條界線，只准柯涅夫進到德國國會大廈（Reichstag）以西約一五〇碼之線為止，就是讓朱可夫能夠攻佔這座象徵德國最後權力中心的建築物。朱可夫把「勝利旗」（Victory Banner）插在德國國會的屋頂上，不僅代表蘇聯的最後勝利，而對他個人的一生事業，也達到了登峰造極的頂點。五月二日下午，柏林守軍投降，於是朱可夫以希特勒首都征服的地位名垂青史。

仍被罷黜鬱鬱而終

德國投降後，朱可夫在蘇聯的聲望僅次於史達林。他成了蘇聯的德國佔領軍司令，

但為時僅一年，一九四六年四月，他被解除職務，回國任蘇聯地面部隊總司令。三個月後，改調位階較低的敖德薩（Odessa）軍區司令，十八個月後，再被送回烏拉爾（Urals）軍區，從此消聲匿迹達五年之久，一九四六年因他不願盲目崇拜史達林的「軍事天才」，被撤除蘇共中委的地位，直到一九五一年又恢復蘇共中央候補中委地位。一九五三年三月五日，史達林死亡，朱可夫被任命為副國防部長，赫魯雪夫奪權時，他協助赫等清除貝里亞的特務勢力。赫魯雪夫上台後，論功行賞，升他為國防部長。一九五六年蘇聯發生對史達林鞭屍運動，導引波蘭及匈牙利的反抗活動，朱可夫曾運用野蠻的軍事行動予以鎮壓。一九五七年十月，朱可夫的利用價值已盡，再被赫魯雪夫罷黜，以馬林諾夫斯基元帥代他為國防部部長，他被逐出蘇共中央委員會及中央主席團，並自軍職退休。從此不問世事，直到一九七四年病逝，享年七十九歲。（丁慰慈撰）

林獻堂（一八八一—一九五六）
台灣民族運動領導人、詩人、文化人
軍功起家世代簪纓

林獻堂台灣詩人、文化人，日據時代從事社會運動，為台灣爭權益。傾慕梁啟超，曾於梁啟超來台時殷勤接待，結成契友。抗

戰勝利，台灣光復後，曾赴南京參加日軍投降，為台籍受降代表之一，後來病逝東京。林獻堂原名林朝琛，又名大椿，號灌園，獻堂為其字。台灣省台中縣霧峰鄉中正村人，一八八一年（清光緒七年）十月二十二日生。他的祖輩林石於清代乾隆年間來台，初期住彰化，數次遷移至大里杙莊，又因林爽文之亂而告家破，舉家再遷至阿罩霧（今霧峰鄉），他的祖父林奠國（名天河，號景山）以軍功授知府銜。其父林文欽（名萬安，字允卿，號幼山）光緒十九年恩科舉人，以功加道台銜。林家本來是軍功起家，至林文欽始捨武就文。林文欽是台灣中部著名的慈善家，曾在大肚溪設置義渡，許多鄉人都受過他的恩澤。

甲午割台避難泉州

林獻堂幼年失怙，由祖母羅太夫人養育長大，羅太夫人慈祥賢淑又精明，持家井井有條。林獻堂幼年時受他的影響很大，七歲啓蒙，被送入林家塾讀書，遍讀經史子集，打下堅實的國學基礎。一八九五年，中日甲午之後，清廷戰敗，割台灣於日本，當時林獻堂年僅十五歲，其父經營樟腦事業，長期駐在香港，兩個伯父已過世，他奉祖母之命率全家四十餘口，渡海到泉州避難。當時他家族中男性尚有堂兄林紀堂長他七歲，林烈堂長他五歲，何以羅太夫人不選任其中任主持。可想像的理由有兩點：第一是祖母的私情，因為他是自己撫養成人而且平時最鍾愛的孫子。第二是林獻堂的領導能力自幼就露頭角，可見他是自少就有所謂「大人氣概」的「少年老成」，但以當時的狀況來說，由台中至泉州，困阻重重，除飄洋過海外，還要跋山涉水。林家的祖籍在漳州，避難地點卻改在泉州，人地生疏，加之所攜資財有限，而台灣烽火未熄，命運未定，交通阻塞。一族四十餘口，生齒浩繁，而他一個十五歲的少年竟能完成任務，洵非易事。可想像的是一路上必是省吃儉用，小心翼翼，這段生活的體驗，和他日後一直生活簡樸有密切關係。

一八九八年，十八歲的林獻堂娶楊水心為妻，楊水心是彰化望族楊晏然的長女，為人精明練達，但待人卻寬厚仁慈，寧克自己，絕不虧待他人，是位難得的賢夫人。

一八九五年清廷割台以後，台中林氏家族的對外主導權原在林季商手中，林季商是清將統領林朝棟的嫡子，林家最高的權威福建水陸路提督、太子少保林文察的嫡孫，自然應為林家的中心人物。但自林季商脫籍離臺以後，林家的主導權就落在林獻堂手中。

其間楊水心夫人，敦親睦族，恤貧濟困，內助之功不可沒。他雖無意與林季商爭林家一脈，但終無法暢談，乃改用筆談，梁啟超先寫曰：「本是同根，今成異國，滄桑之感諒有同情……今夕之遇，誠非偶然」，文字委婉動人，而又充滿情感，甘與林獻堂都大受感動，幾至淚下。

是晚和梁啟超相談甚歡，林獻堂並以為臺胞爭自由問題向梁請益，梁啟超說：「中國在今後三十年，斷無能力幫助臺人爭取自由。故臺灣同胞，切勿輕舉妄動，而供無謂之犧牲。最好倣效愛爾蘭人對付英本國之手段，厚結日本中央政界之顯要，以牽制臺灣總督府之政治，使其不敢過分壓迫臺人。」

遊日時初識梁任公

林獻堂請梁啓超來臺一遊，獲首肯，林氏囑於來臺之前，最好取得日本中央政要致臺灣總督之介紹書，以免受警察人員刁難。

此為林氏之遠謀深慮處，蓋當梁啓超遊臺時，若非攜有伊藤博文之介紹函，幾被基隆水上警察擋駕而不得入境。這次談話臨別，林氏特請梁啓超將當日筆談之底稿攜回，以便轉示族侄林幼春一閱，梁啓超點頭說好。上述梁啓超與林獻堂初見面之一夕話，不但影響他的思想與行動，間接亦決定臺人政治運動採取溫和路線。以當時日人在臺灣政治力量之強大，與夫臺灣地理之特殊環境而言，臺人之政治運動，必不容有流血革命之出現，即使出現，亦必無成功之可能，然非梁啓超之真知灼見，掬誠相告，則臺人為爭取自由，或不免多所犧牲。觀其後二九一三年之苗栗事件，及一九一五年之噍吧哖事件，羅福星與余清風，均受辛亥革命之影響，而從事武力反抗，然皆敗死，而後者又株連無辜數千人，後果之慘痛，令人觸目傷心，益見梁啓超所見之遠與謀事之忠，無怪乎林獻堂拳拳服膺，未嘗須臾忘懷也。

任公訪台住在林家

梁啓超於一九一〇年四月偕女公子梁令嫻來台遊覽，受林獻堂接待，住霧峰萊園的五桂樓，停留約十餘日。當時，日人據台已十六年，知識分子心情苦悶，見到梁啓超後，對祖國孺慕之情更深，藉與梁氏聚首的機

會，大肆傾洩，梁氏亦予慰撫。梁啓超遊台詩有「萬死一詢諸父老，豈緣漢節始沾衣」之句，足以展露台人心聲。

梁啓超來台時是其經濟最困窘的時刻，有意來台募款，但所接觸的遺老不具經濟實力，空手返日。九月，梁啓超由北洋政府任命為財政總長，自日回北京時向林獻堂告辭，促其與國民黨合作，謀求國家富強。

梁啓超年譜卷首印有康有為手批梁啓超贈林獻堂墨蹟，題為「贈臺灣逸民林獻堂先生兼簡其從子幼春」，係梁啓超與林獻堂晤談後之作品：

林侯欽奇將門子、今作老農友鹿豕、窮秋訪我雙濤園、自漱所歷淚如泚，自從漢家棄珠厓、羌羣視息既逾紀、天地無情失覆載人昆莫我以、前年府令築鐵路、料地考工集輸僵、連畦千里沒入官、區區券直不余畀、去年大尹修市政、滌蕩穢瑕道如砥、井湮木刊遍窮邑、老屋十家九家毀、此邦炎澳土宜

、父母義絕疇怙恃、逝將去汝靡所逃、謂它人昆莫我以、當百世俟、安能坐令千聖心、遞及余生墮泥滓、以前易君還自繩、君當收涕啓粲齒、河水梁十月水清淺、霧峰遠接蓬萊紫（君所居曰霧峰莊）、行將買櫂從君游、更接清譚挹蘭芷、頗聞阿咸最秀拔、磊磊羅胸皆文史、爲言置酒無算爵、待我相與澆塊壘。

加入樂社以詩言志

一九〇〇年，林獻堂之父林允卿病逝香港，林獻堂奔喪赴港，運棺回臺安葬。這一人犯科十人坐、知而不訴法同抵、偏仄過於束縛薪、蟠螭橫空孰敢抗、頗聞彼都盛學術、橫舍如林塞縣鄙、今宅新邑亦何有、博士倚席堂坐祀、偶募學儻肄假名、所備象凝服驅使、聞政講武皆有禁、所畏群雛生爪

背、居恆凜烈作鷙逐、或亦喚咻市狃喜、吁嗟侈民不可說、盡日踽行荆棘裡、爲鬼爲蜮避無所、呼牛呼馬應俱唯、義苗軒裔彼何人、海枯石爛今如此、我同憐愴不能終、相對崩圮、子遺久視誰能期、萬方同患君先耳、殷頑箕子已爲奴、夏胤淳維復不祀、只今中原一塊肉、手足剝落成人彘、豺狼在邑人命微、蛇龍走陸地機起、彼昏日醉更何知、我生靡樂今方始、籃中亦有龜手藥、能活邦國出九死、予音嗁嗁哀且號、聽我藐藐如充耳

、有時孤憤結中腸、逝將一瞑不復視、閭風蝶馬忽返顧、膾膾吾土吁信美、誰能太上竟忘情、況行正半九十里、丈夫未死未可料、萬一還能振物恥、假如不就陳力刊、立言亦當百世俟、安能坐令千聖心、遞及余生墮泥滓、以前易君還自繩、君當收涕啓粲齒、河水梁十月水清淺、霧峰遠接蓬萊紫（君所居曰霧峰莊）、行將買櫂從君游、更接清譚挹蘭芷、頗聞阿咸最秀拔、磊磊羅胸皆文史、爲言置酒無算爵、待我相與澆塊壘。

對他個人來講，是修養自牧，由思想的立場來講是摸索時代，由臺灣民族運動來講，也可以說是醞釀時代。他在這個時候以一個林家的三少爺，露面在另一個世界，也就是由溫室的林家進出驚濤險浪的社會。二十二歲他被任命為霧峰區長，二十五歲被新創立的臺灣製麻會社選任為董事。這兩件事對他是無關輕重的，但做一個初出道的人來講，社會對他的評價良好。在這一段時間結識彰化甘得中，讀到《新民叢報》，受到在日本亡命的梁啓超的影響。他在這時期除繼承他父親的遺業——製造樟腦——外又自創糖廠，從事粗糖的製造事業。為業務上的需要，難免時常到臺中露面，於是秦樓楚館也就時有他的足跡，甚至在三朋四友慇懃下到豐原去作狹斜之遊。這是當時一般富家子弟的風氣。

林獻堂是台灣櫟社的重要成員，於一九〇九年加入。這個社本來是他的族侄林幼春所創立，以詩文唱和為主，兼以發抒民族心聲，成員皆一時俊彥。逐漸受到日人統治階層的壓迫，士人都不得志，藉詩抒懷，以發故國之思。

一九一三年，林獻堂到大陸遊覽，與中國國民黨許多要人有過接觸。是年五月，由北京赴日，在日結識日本貴族板垣退助伯爵。一九一四年十二月，板垣來台成立台灣同化會，林獻堂加入。台灣同化會旨在促成台人同化為日人，義務權利與日人完全平等。

後來因日人總督府反對而告煙消雲散，但板垣的平等精神已根植台灣。由於板垣之助，林獻堂得以會見日本中央政府的許多顯要。

捐資興建台中中學

翌年春，林獻堂趁其祖母羅太夫人八十
大壽，捐資十萬元籌劃創辦台中中學（即今之台中一中），獲其堂兄林紀堂、林烈堂及中部士紳辜顯榮等協助，得款廿餘萬元，於是林氏請求台灣總督府在台中設置公立中學，專供台人子弟求學，為教育平等創下初步。

一九二〇年三月，東京台灣留學生成立新民會，林獻堂被推為會長，為台灣學生民族運動的中心，與同年十月台灣境內成立的文化協會互為依輔，為台人爭權益，直到一九三七年抗戰爆發，才在日本軍閥的強力壓制下解散。

議會設置請願運動

一九二一年春，林獻堂被推為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的領導人，並與留日學生從事六三法案撤銷運動。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一、是受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美國大總統威爾遜之民族自決思想及戰後澎湃環球之民主主義所影響，當時日本之思想界，在吉野作造教授暨東大學生所組織之新人會領導下，展開如火如荼之民本主義運動，臺灣留學生耳濡目染，所受影響甚深。二、是一九一九年

年朝鮮發生萬歲事件，對日本帝國主義予以強烈反抗，對全世界宣言朝鮮獨立，臺灣成為日本殖民地，歷史較朝鮮為早，而對日本之抗爭，事事反不及朝鮮之有力，且日本對朝鮮之施策，亦較臺灣溫和，臺人知識分子，尤其是東京留學生，心理上不無相形見拙之自卑感。三、六三法案於是年三月改為法律第三號，通過日本國會，從來附有期限之該法案，已變成無期限之法律，是故六三法案之撤廢運動，已失去目標，同時亦不能廢止臺人知識分子之理想。臺灣議會運動之根本思想，自與民族自決，暨民主主義，有不可分之關係，但表面上，仍採取合法（根據日本憲法第三十條之國民請願權）程序。其請願之要旨，即為設置：凡在住臺灣者，不問其為日本人與臺灣人，抑或在行政區域內之熟蕃人（原住民），均得以其所公選之代表者，組織對於依據臺灣特殊事情之法規，以及臺灣之特別預算，具有議決權之特別代議機關，其目的即為要求對臺灣總督之律令，及臺灣總督府特別會計預算，獲得協贊權。矢內原教授在其《帝國主義下之臺灣》評臺灣議會運動之政治意義，謂為第一、對總督專制政治要求參政權，第二、對政府之同化主義或內地延長主義主張臺灣之特殊性。

六三法案撤銷運動，旨在否定臺灣之特殊性，而臺灣議會運動，則係主張臺灣之特殊性，前後似乎矛盾，但在抵制總督專制政

第一次臺灣議會設置請願書，於一九二一年二月，由林獻堂領銜，得聯署者一七八人，提出於日本帝國議會，以後每年提出，而簽署者亦逐年增多。但日本議會因受臺灣總督府之策動，態度甚為冷淡，每次審議，均以不了了之。臺灣議會後來經台灣總督府的強力鎮壓，一九二三年十二月，日人搜捕請願同志六十餘人，林獻堂養病關仔嶺，幸免於難，但議會運動不得不宣告中止。

集資創立台灣民報

一九二三年四月，創立台灣民報，成立公司組織，林獻堂被推為董事長。一九二七年台灣文化協會林氏與蔡培火、蔣渭水等民族主義者脫退文協，另組政治結社臺灣民眾黨並任顧問。是年五月，出洋遊歷歐美各國，寫成環球遊記廿萬言。

一九三〇年臺灣總督府為維持鴉片的專賣收入，公布准許密吸鴉片者重新登記，民眾黨以其無視人道，違背國際公約，通電國際聯盟，籲請制止。國際聯盟派員來臺調查，林獻堂應邀陳述臺灣對鴉片問題的意見。同年春新舊兩《臺灣民報》合併成立，林氏被推蟬聯董事長，為促進發行日刊報紙，偕《新民報》總經理羅萬倬赴東京奔走呼籲。同年八月，臺灣地方自治聯盟成立，任顧問。一九三二年八月，率領反對臺灣米移入限制，全島委員十餘人赴東京奔走呼籲，作反對運動。一九三四年被迫停止臺灣議會

運動。一九三六年臺灣軍部揭發所謂「祖國事件」，林氏備受迫害，翌年五月赴東京避難。一九三九年在東京跌傷左腿，住院治療兩個月始獲痊癒。病中以詩自遣，成《海上唱和集》、《東遊吟草》各一卷。一九四〇年由日本歸臺。

淡泊名利謹守分際

林獻堂一生為人處世最大的特色是謹守本分，不作非分之想。一九三五年夏，彰化銀行創辦人吳汝祥辭去頭銜（董事長）之職，有人來慫恿他運動出補董事之缺。他笑謂之曰，余願仍為監察人，日前開董事會時坂本專務曾經提議他補缺，已當面讓與李崇禮了。他在日記中記述：「余甚惡世人之爭名奪利，實不願與聞其事也」。察其日記應在某人未來慾惠之前，掌權的坂本曾經在董事會席提名林獻堂補董事缺，而他當面讓與同為監察人的李崇禮，但是股東大會席上坂本仍然提名他補缺。以後的總督府評議會員，貴族院議員，都是由當局懇請而勉強接受的。

林獻堂不但在性格上不屑去鑽營請託，似乎另有深意在焉。治台初期的日督後藤新平曾在一次總督府的會議席上說：「臺灣人好名而怕死，可以威脅利誘」。林獻堂對後藤這句話真有痛心疾首的感覺，所以他在日人據臺的時期絕不向當局要求過利權。二次大戰期間，臺中州知事清水曾經有一次同他到日月潭去考察山胞生活狀況。在湖邊散步的

時候，他很欣賞湖光山色的優美，說想在這裡蓋一間別墅來住。清水一聽馬上很認真地說，這裡官地很多，先生如果要蓋別墅，州廳可以撥出相當地坪充用。林獻堂見這位知事大人一本正經的尊容，不好意思說：「我只是順口說說而已，並沒有這樣的計畫。」

臺灣在日本統治下的五十年，「御用紳士」輩出，蠅營狗鑽的所謂「利權屋」層出不窮，但林獻堂受後藤新平「台灣人好名怕死」一句話的刺激，對頭銜敬而遠之。臺灣民族運動發軌以來雖然壁壘分明，但是站在演講壇上極口攻訐日人，而私下勾結警察，甚至甘心做日人的鷹犬的也不乏其人。表面上反日，骨子裡媚日的人所在多有，林氏不屑為之。即使光復後也有些明星議員，在議場上以雷霆萬鈞之聲勢攻訐官員，暗地裡卻去辦公室討價還價，鑽營利權。林獻堂對這種不肖分子深惡痛絕，廉潔自守，一則是他自己的性格使然，同時也是一種有深意有意識的行動。

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臺灣光復，九月六日林獻堂應何應欽將軍之邀，偕羅萬倬、林呈祿、陳忻、蘇惟梁赴南京，擬參加九日舉行之受降典禮，因被臺灣軍參謀長諫山某誣陷，遂不及列席。翌年應丘念臺之邀參加「臺灣光復致敬團」，赴南京參拜中山陵，晉謁蔣委員長，轉赴西安遙祭黃陵。

一九四七年三月，彰化銀行改組成立，林氏當選首任董事長。五月臺灣省政府改組，

，任省府委員，翌年六月臺灣省通誌館成立，兼任館長。

赴日養病逝東京

「二二八事件」發生後，林獻堂對國民政府的處置不太滿意，而於一九四九年藉口罹患高血壓離台赴日就醫，其實為遁居。一九五五年，他的次子林猶龍急病逝世，使他頗為傷感。一九五六年七月廿八日他還有詩寄給他的秘書葉榮鐘，中有「九原相待無多日，先為雙親覓一椽」句，不意竟成詩讖，延至九月八日溘逝，享年七十六歲。

林獻堂處在異族統治下，猶能特立獨行，一心向善，十分不易。他身軀高大，光頭閃閃發光，予人印象深刻。凡見過他一面的人，可能不會忘記。他有一種生而俱有的雍容優雅的風度，又兼謙恭有禮，平易近人，使人發生好感。這是民眾運動領導者不可或缺的要素。

林獻堂沒有受過新式教育，但平時讀書甚勤，對於歐美的文物史地曾有廣泛的涉獵，其功力具見於所著《環球遊記》。他對西方的思想雖有相當的理解，因不解外國文字而未能深入，所以他中心思想仍不脫儒教傳統的中國讀書人的範疇。晚年也像一般中國讀書人一樣，對於佛理頗感興趣，曾在同族人主持的齋堂登壇講經，但因患高血壓症，不耐思索似乎淺嘗即止，未加深究。他雖然生活嚴肅，態度莊重，但頭腦卻不冬烘，不

但解幽默而且風趣。因年輕時熟讀林琴南翻譯的歐美小說，如《俠隱記》、《黑奴籲天錄》、《孤星淚》等，講起故事來，有板有眼，頭頭是道。對於音樂也頗有一手，年輕時每當月白風清之夜，常見他獨個兒坐在籬椅上玩三絃。他以為年輕人缺少正當的娛樂，所以容易走入邪道，曾經費盡心力提倡象棋，台灣省有全島性象棋比賽，還是他於一九三三年用新民報社的名義在臺中舉辦「全島象棋大會」為嚆矢。綜觀林氏一生行誼，可以說是一個不忮不求、庸言庸行中國傳統的君子。（趙淑德撰）

蕭伯納（一八五六—一九五〇）

英國近代文學家、戲劇家

蕭伯納（Bernard G. Shaw）為英國近代傑出的文學家、戲劇家、文學批評家。他的散文清新流暢，飽含哲理，風靡廿世紀初期。他於一九二五年獲諾貝爾文學獎。

由於費邊學社的主張十分激進，蕭伯納早期的劇本未能立即在倫敦風行，直到一八九二年他的第一個劇本「寡婦的屋宇」（*Widower's Houses*）才搬上舞台，他在劇本中抨擊貪婪的地主們。接著翌年他撰寫「華太太的職業」（*Mrs. Warren's Profession*），描寫妓女張熟魏的生活，但這個劇本立即被禁演，直到一九〇二年才開禁。一九〇四年他寫了本娛樂性的喜劇「武器與軍人」（*Arms and the Man*），上演以後，使他獲得中

婦女權益辯護，在生活方面崇尚素食和簡樸的基調，他寫過許多篇文章為自己的主張辯護，文中透露著光輝與慧黠，非常吸引人，雖然他的主張以反傳統居多，但仍擁有大量讀者。

蕭伯納為愛爾蘭裔人，一八五六年六月廿六日生於都柏林。廿歲時移居倫敦，在倫敦經常撰寫音樂評論，那時是現代古典音樂極為盛行的時代，他的批評文章引起文化界重視，使他在倫敦小有名氣。一八八四年，他和幾個朋友合作組成費邊學社（Fabian Society），是個政治思想結社，由數名社會學者組成，崇尚社會主義，篤信社會可通過政治及經濟改革而獲得改善。他就易卜生為費邊學社作了一系列的演講，講述費邊學社的宗旨和理想，這些演講後來都成了著名的篇章，他把這些文章集結成一本書「易卜生主義的標準含義」（Quintessence of Ibsenism），於一八九一年出版。

蕭伯納厭惡十八世紀的浪漫風氣和維克利亞時代的激情表演。他的作品深受挪威作家易卜生的影響，而傾向社會革命式的戲劇。他把舞台視為社會改革的場合。他寫過五十多個劇本，在十九世紀末及廿世紀初期獨領風騷長達六十年。他的劇本大部分是喜劇，討論倫理和傳統價值是其作品的主要成分，把角色以突出的個性來牽引觀眾的情緒。蕭伯納是位頑強和純真的思想家，他為

等程度的成功。

但在一九〇四年以後，蕭伯納突告銷聲匿跡，幾乎三年多沒有他的消息，原來他和朋友貝克（Harley G Barker）埋首寫劇本去了，迨他再出現倫敦時，他在皇家劇院推出十個劇本。包括「甘迪德」（Candida）、「魔鬼的門徒」（The Devil's Disciple）、「埃及艷后」（Caesar and Cleopatra）、「人與超人」（Man and Superman）等，以及後來最轟動的劇本「地獄中的唐璜」（Don Juan in Hell），這些劇本後來一直上演著，令人百看不厭。其中若干劇本後來都拍成了電影，像「埃及艷后」及「劍俠唐璜」都成了不朽的名片。「人與超人」一劇，描寫人們生命的力量，表達了蕭伯納生命的價值觀。對他而言，生命的力量就是活力的源泉，支配一生的運作。於是當人的意志被控制時，生命的力量可把他引至更高亢、更具創造性的生存境界。這個概念是蕭伯納創作衝動的中心力量，他在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〇年寫成的五幕劇「回到米斯拉」（Back To Methuselah），是神話式的寓言，追述人類整個歷史的軌跡，預見奇妙的未來，描繪人類新種族的才智聰慧、遠見和沉著。

一九二三年，蕭伯納又寫成新劇本「胡安聖人」（Saint Joan），描述個人內心的衝突，此劇被視為蕭伯納的代表作。但若干批評家，卻更喜愛他的另一劇本，一九一二年寫的「皮馬龍」（Pygmalion），是個諷刺劇，描寫一個語言學教授所展現的階級特質的

荒謬，這位教授以改變說話方式，把一個無知的倫敦女孩，變成一個假冒的貴族。這個

劇本後來被改成音樂劇，即大家所熟悉的「窈窕淑女」（My Fair Lady）。蕭伯納其他的名著還有「芭芭拉少校」（Major Barbara一九〇五年作）、「醫生的教條」（The Doctor's Dilemma一九〇六年作）、「安佐勒和獅子」（Androcles and the Lion一九一三年作）

和「西伯瑞屋宇」（Heart Break House）等。蕭伯納生性幽默，相傳卅年代美國名舞踏家，綺年玉貌的鄧肯小姐，曾寫信給他說，假如他們兩人結婚，生的孩子有蕭伯納的智慧和鄧肯的美貌，那將是世界上最完美的

人物。結果蕭伯納復信說，如果兩人生的孩子有鄧肯的智慧和蕭伯納的外貌，那將是世界上最醜陋的人兒了。（蕭公任撰）

聖文叢書 無所不談札記

邵鏡人著

定價新台幣壹佰捌拾元

本書係邵鏡人教授繼同光風雲錄之後又一精心傑作，要目有：無所不談札記、憶昆明、一代學人柳詒徵、項羽新傳、感懷于右任先生、袁世凱的悲劇、民初政壇秘辛、蜀中遺老趙熙、五卅慘案回憶錄、丘逢甲之忠義與詩才、清代江蘇兩賢哲、梁鼎芬的風範、近代兩位奇人譚嗣同與唐才常、天才詩人黃仲則、樊增祥與易順鼎、王國維其人其學、民主運動的新階段、一代學人陳含光、南吳北齊兩畫家等篇，內容精彩，篇篇可讀，歡迎讀者購閱。定價新臺幣壹佰捌拾元，中外訂戶八折優待祇收一四四元，書款交郵撥○七三九三三三一二號聖文書局帳戶，立即寄書。